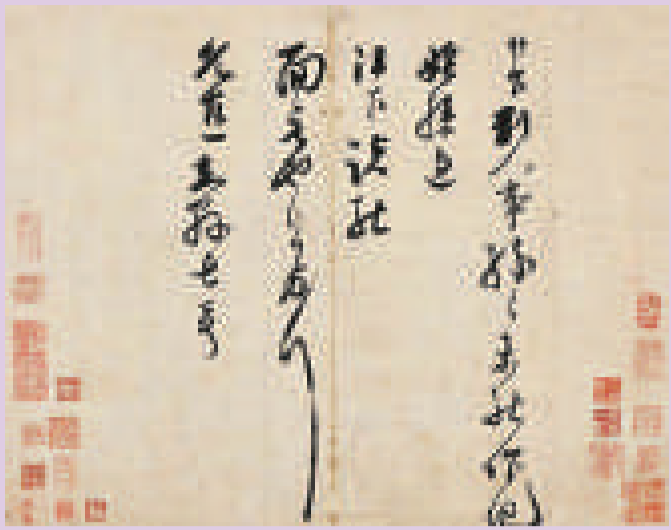


稀世珍寶宋代曾紆《人事帖》現身

年前，北京保利曝光了古代書畫的稀世珍寶——南宋曾紆《人事帖》，今刊載遼寧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天津美術學院教授、北京保利拍賣古代書畫部顧問劉金庫博士的撰文，對宋代真跡——曾紆《人事帖》進行了學術考證。

編者語



曾紆 (1073-1135) 《人事帖》草書與允直知縣七哥札 水墨紙本冊頁 31.4cm x 40.2cm

曾紆《人事帖》釋疑

天津美院教授劉金庫

徐邦達在《古書畫偽訛考辨》中曾考證過此《人事帖》，帖上有南宋「珍繪堂記」一印，其底線為南宋，從書風來鑑定，徐邦達斷定為北宋人書，其寫法、用筆與另外一件公認為曾紆的《草履帖》同出一人之手，上款人相同都是寫給「允直知縣七哥」的。究竟曾紆所寫上款人「允直知縣七哥」的關係如何，故存疑待考。本文因有發現新資料，故對此進行釋疑補證。

曾紆 (1073-1135) 字公袞，晚號空青先生。江西臨川南豐人。北宋丞相曾布第四子，曾鞏之侄。北宋末南宋初散文家、詩人、書法家。

曾紆 (1073-1135) 的書法作品，傳世尚有幾件，一是在國寶級書畫後面的跋語類，為楷書類，字體介於顏體楷字與柳體楷字之間，結體端莊秀潤，下筆規範，如懷素的《自敘帖》後面的曾紆題跋、李公麟《免胄圖》和《五馬圖》後面的跋文等；二是尺牘類，如《草履帖》二頁（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宋人法書》冊頁中）和本《人事帖》為行草類書法，其結字於法度中見奔騰之勢，狂怪求理，有法又無法，對前人各有取法，又自成體勢。

《草履帖》與《人事帖》曾被認為「既不用法，亦不新工，其神麗呢，意盡由手，亦造其妙。」的宋人行草書代表作品——它所代表的是一種別開生面的率意天真的藝術境界。曾紆的行草書介於蘇軾、米芾之間，是後來明代著名書論家董其昌所說的「蘇不蘇、米不米」的典型作品，也是宋代書法「尚意」的典範之作。然而，曾紆的《人事帖》卻是唯一沒有收藏在博物館裡的重要名跡，在其回流拍賣前對此進行考證其意義十分重大。

一、允直知縣七哥是誰？

有關曾紆的記載，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子部五十一·宋代王明清撰《揮麈前錄》·四卷（河南巡撫采進本）一條後記載，「王明清為曾紆之外孫，（曾）紆為曾布第十子，故是錄於（曾）布多溢美。」另據《宋史》和《宗聖志》記載：「（曾）紆，（曾）布四子，工詩詞，材高識明，博極書史，以文章翰墨風流蘊藉，為時名人，官至大中大夫。」其實，《四庫提要》記載有誤，曾紆是曾布的第四子，行十字，見下文的考證。那麼，據此推論「允直知縣七哥」應當是曾鞏、曾布一代的兒子輩，行七字的人就是「七哥」。但與曾紆同輩者有廿八人，究竟誰是行七之人呢？

據《曾氏宗譜》（上海圖書館藏本）及《武城曾氏譜源》（江西省圖書館藏本）中記載曾布之父曾易占（989-1047）共有六子、廿八個孫子：長子曾曄、次子曾鞏（1019-1083）、三子曾牟、四子曾宰、五子曾布（1035-1107）、六子曾鞏（1047-1107）。

長子曾曄，在《曾氏家譜》中寫作葉，曾鞏在其撰寫的《兄墓誌銘》中寫作曄：「君姓曾氏，諱曄，字茂叔，有智策，能辯才。」（《曾鞏集》卷四十六，人民文學出版社本，第624頁。）《武城曾氏家譜》中記載：曾葉，字子華，大中祥符二年己酉生，皇祐五年解試進士，知邠州。有二子，長子曾覺，次子曾贊，情況不詳。

唐宋八大文學家之一的曾鞏，行二，《宋史》有傳，曾鞏一系有族譜——《南豐曾氏二源族譜》（即曾鞏之上鑿公房系譜）中記載，曾鞏有三個兒子，長子曾綰，行十三，字公權，初授太平州司理，知隸州，贈正議大夫，嘉祐元年丙申生，大觀二年戊子歿，生有五子。次子曾綰，行十五，字仲文，嘉祐戊戌年生，隨父遷臨川，知楚州轉運使，京西判官。三子曾綱，行十八，字元禮，又字功立，初授承務郎選舉，賜緡衣魚袋，治平四年丁未生，宣和二年庚子歿。

曾牟，字子迪，嘉祐二年進士，初授衢州安仁縣令，遷臨川推官，天薦五年辛酉四月初十生，治平二年己巳五月初四歿。曾牟只有一子，曾維，行字多少不清楚。《南豐縣志》記載，曾維，南豐人，沒有什麼業績。

據曾鞏撰寫的《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翊墓誌銘》中記載，曾宰，字子翊，嘉祐六年辛丑進士，官至湘潭主簿，生有四子，長子曾經、次子曾綬、三子曾純、四子曾約。（見《曾鞏集》卷四十六，人民文學出版社本，第634頁。）

據上海圖書館藏的善本書《曾氏族譜》卷二之《南豐曾氏族源》中記載：曾布（1035-1107），曾鞏異母三弟，字子宣，少時從二兄曾鞏學，嘉祐二年（1057）與曾鞏同登進士第。熙寧二年（1069）任開封府知府。經韓絳、王安石推薦，受宋神宗召見，三日中五遷官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他積極支持和參與王安石領導的變法運動，與呂惠卿等共同制定並推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和保甲等新法，受到守舊派的種種阻撓。曾布為此上疏說：「陛下誠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為而不可，何欲不成哉？」深得神宗賞識，擢升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後因論商賈之法，與王安石等不合，被貶官外放，歷任饒州（今江西波陽）、潭州（今湖南長沙）、廣州、桂州（今廣西桂林）等地方為官。元豐末年，遷翰林學士，轉戶部尚書，紹聖初年（1094）任承旨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徽宗朝，以定策功出任宰相，打出「紹述」的旗號，主張調和新舊兩派，恢復新法，因與左丞相蔡京不合，又多次受貶外任，大觀元年（1107）卒於澶州（今江蘇鎮江市），追贈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諡文獻。有《曾公遺錄》（僅剩卷七、八、九三卷）殘卷傳世。曾布有十個兒子，長子曾綰、次子曾纘、三子曾綬、四子曾紆、五子曾綯、六子曾紱、七子曾紱、八子曾

紱、九子曾緯、十子曾緒。

曾鞏，字子開，治平四年丁未賜進士，翰林學士，知制誥，歷仕三朝，任吏、戶、禮、刑四部侍郎，兩為中書舍人。建中靖國元年（1101）被封為曲阜縣開國侯。贈少師。紹興初，諡文昭。生有八子，長子曾緄、次子曾纘、三子曾綯、四子曾統、五子曾緄、六子曾緯、七子曾纘、八子曾纘。據當時大文人楊時撰寫的《曾鞏神道碑》中記載：曾緄，中宏博科；曾纘，通直郎；曾綯，提舉湖北常平倉；曾統、曾纘，登進士第；曾緄，通判常州；曾纘，承議郎；曾纘，鄉進士。

根據《武城曾氏世系圖譜》及《南豐曾氏族源》可知，比曾紆大的有以下幾位兄長，自家三兄長曾緄、曾纘、曾纘。曾緄，有官司，《宋史會要》中有記載，曾一度入獄。曾纘、曾纘等七弟曾紆受父親曾布的牽連，毫無建樹。只有曾纘，一度為承務郎監國子監書庫一職。那這位「七哥」推論當是叔伯哥哥。但究竟是誰「行七」，我們在家譜中沒有發現，原因是曾布、曾鞏二家因「黨禍之故」沒有家譜傳世。

不過，我們通過家譜可知，比曾紆大的有曾經、曾緄、曾綯、曾纘、曾纘、曾纘等幾個叔伯兄弟。據《四庫·江西通志——曾姓人物、續》中記載，曾經，北宋進士，「黨籍之禍」後寓居江西金溪縣，後定居於此縣城。其子曾珩，為南宋進士。曾綯，只做过「提舉湖北常平倉」，不是知縣。曾纘，字元嗣，一字符嗣，曾鞏七子，詩人，終生不仕。嘗作《十友詩》傳世。曾統（1075-1142），字元中，有氣節，不附秦檜，官至南宋左諫議大夫，在《京口耆舊傳》中有傳。曾纘，在汪藻的《奉議郎知舒州曾君墓誌銘》中記載，他年少警敏，未冠時已是出類拔萃，但因「黨籍之禍」而不得參加科舉，年三十中進士甲科，後任應天府、虔城、明州鄞縣主簿，歷歷太平州、為郵軍等。另外，其同宗同輩兄弟還有曾緯、曾綯、曾紳等人。曾紳，字伯容，因其父（曾）皇將漕湖南，後家襄陽，而號臨漢居士，博學善屬文，有《臨漢居士集》傳世（見萬里嘉泰三年（1203）所作的《江西續派二曾居士詩集序》）。曾經，字仲成，哲宗紹聖三年（1096）舉博學宏詞科，後通判道州。大觀年間（1107-1110）知永福縣，也曾任松滋令、登仕郎桂州荔浦縣令，晚年歸園田隱居（見清同治版《南豐縣志》卷二三，及《墨莊漫錄》卷六）。只有曾纘最有可能是曾紆的「七哥」。

曾纘，字元矩，號允直（為其伯父曾鞏所取，其義為「允直且仁，蓄德於身」之意），曾鞏一直十分看重這個侄子，在《浮溪集》中記載：曾纘「賢父母，……年十三，伯父南豐先生（曾）鞏授以韓愈詩文，學益進。」正因如此，元祐初年，曾纘娶了蘇軾五女，從而使曾家與聲名顯赫的眉山蘇氏（蘇軾三兄弟）有了姻親之誼。據《蘇氏族譜》記載，蘇軾有三子（蘇遲、蘇適、蘇遠）五女（實為七女，兩女夭折）。蘇軾五女嫁給了曾纘，即曾鞏之子。另據《蘇氏族譜》記載，曾鞏在神宗朝曾任國史編修官，元祐初擢起居舍人，不久為中書舍人，與蘇軾同值掖垣皇宮中。崇寧初年，皇帝再次詔貶元祐黨人，曾鞏請與俱貶，遂落職。崇寧四年（1105）卒於澶州。事見《宋史·曾鞏傳》。蘇軾有《曾郎元矩見過詩》，抒發了蘇軾同曾纘之父曾鞏的交情：「曾郎元矩見過，逾月聽其言久而不厭，追感平昔為賦詩：胃子相從得佳婿，掖垣同直喜良朋。交情不意隔生死，世事休論有廢興。宿草半銷淚入土，故琴半落恨填膺。遠來似覺清談勝，試問傳家今幾賢。」此事亦在曾鞏為其弟曾鞏寫的墓誌銘中，即《曾鞏集》（卷四十六）得到證實。

據《曾氏族譜》卷二記載，曾纘為元豐七年（1087）解試榜，初為「知衢州」，旋為浙東轉運使，後官至中大夫直寶文閣。（並見載於《宋詩紀事補正》卷二）由此推斷：曾紆的《人事帖》是寫給曾纘的，見下文的進一步考證。衢州



曾紆公卷題

，在宋代為縣，屬於浙東路，位於今天浙江省西部，錢塘江上游，地處浙、閩、贛、皖四省交界處，自古有「四省通衢」之稱，即今天的浙江省衢州市。

二、曾紆《人事帖》考證

曾紆的《人事帖》內容是：「（曾）紆乍到。人事紛紛，未能作記。係孫過江下，談能面言也。（曾）紆再拜，允直知縣七哥。」宋代時經過「珍繪堂記」收藏，清代時經過清初大收藏家宋莘，及江恂收藏，民國時經過張珩、許聞武收藏。許聞武，字思潛，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大文人、收藏家，對中國現代白話

文學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經考，此帖是清初大收藏家宋莘收藏到的宋代「珍繪堂記」所收藏《宋賢書翰冊》中的一頁，另有歐陽修的《上恩帖》（歐陽修晚年寫給司馬光的信札）、王升《首夏帖》、朱熹的《教授學士帖》等，後三者現收藏在故宮博物院。「珍繪堂記」在清初時，宋莘推論為「當是朱熹或其後人之印，故搜力頗勤。」宋莘收藏的宋賢名帖多在《宋賢書翰冊》、《書畫影影》中影印發行，尚可見到。

據《宋史》記載，北宋末期，曾鞏、曾布一家以「一門六進士」進入趙宋王朝之核心。在王安石「熙寧變法」（即歷史教科書所稱的「王安石變法」）時，曾布以右僕射（相當於宰相）、曾鞏以禮部尚書而權傾朝野。元祐四年（1089），曾布、曾鞏兄弟二人同時被司馬光等舊黨打入王安石親黨名冊，曾布是堅定而不激進的新黨代表人物，而曾鞏是舊黨，反對變法。在宋代，特別是北宋末期，南豐曾家只有曾布身後留下了「罵名」，被《宋史》列入《奸臣傳》中（宋史卷四百七十一·列傳第二百三十回奸臣一·曾布）。近代大學者梁啟超則稱曾布為「千古骨鯁之士」，並為其辯白說：「荆公（王安石）之冤，數百年來為他昭雪者還有幾十人，子宣（曾布）的冤案卻如漫漫長夜，我怎麼能不站出來表明我的意見呢？」梁啟超的話很值得人們注意。

元祐初年，右宰相曾布與左宰相蔡京不合，政途失利，被貶外任。在《夢回汴京》中說：宋徽宗當皇帝還不到兩個月，曾布就被蔡京等人彈劾並被降職。但是蔡京積恨難釋，不肯放過他，誣陷他受賄，令開封府呂嘉問去逮捕了他的妻子魏氏和兒子曾紆、曾纘、曾紳等，後一齊被外放。曾布四子曾紆（1073-1135），字公袞，號允直，晚年號為空青老人。最初以恩蔭補以官職，紹聖年間又任中弘詞科。因「元祐黨籍」連坐被貶到零陵。後遇赦，調監南京、河南稅，改遷除寧國軍（今安徽宣城縣）節度判官。歷通判鎮江府，知衢州、楚州、秀州，提舉京畿常平，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遷直顯閣。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再任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移兩浙路。紹興二年（1132），知撫州。三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司農少卿。四年，改福建路提典刑獄，直寶文閣。五年（1135），除知信州（今江西上饒），未之官卒，年六十三。（《宋會要輯稿》職官八六之七）著有《空青遺文》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南遊記舊》一卷，已佚失。

在宋代，地方上同時存在縣令、知縣，縣令稍大於知縣，但宋廷常派遭朝官為一縣之長，稱權知縣事，簡稱知縣（有點像我們今天的縣委書記），如當地駐有戍兵，知縣兼管軍事。知縣被尊稱為大令和縣尊，別稱縣正堂，官職正七品。宋代史志記載多稱為知縣，這是宋代地方官制特點。據《宋史長編》卷四的記載，宋代加強對地方政權的控制，從乾德年間開始實行外派知縣到地方各縣。

《人事帖》中所說的「係孫」即曾纘之子曾悟，曾悟，字蒙伯，蘇軾外孫，大文人楊時的門人，宣和三年（1121）進士，靖康年間為亳州（今安徽亳縣）土曹。金兵南侵，被俘，不屈而死，妻孥亦同日被害。曾纘、曾悟父子二人曾創立溪山精舍。精舍建有崇文閣，廣儲經史子集、百家之言及先世文集、石刻，又禮聘良師，集諸子弟及有遊學者，游藝於其間。

《人事帖》中說「係孫過江下」，江下，三國時的舊稱，指今天的湖北襄樊、江夏一帶。宋代人沒用這種說法，如宋代詩人汪元量在《黃州江下》詩中說：「黃州渡口，赤壁磯頭。冷風淒雨，一葉扁舟。」此帖與《草履帖》一樣是寫在「元祐黨籍」之爭前後，故帖中有「人事紛紛，未能作記。係孫過江下，談能面言也。」無法在信中說明，而是讓曾悟來面告曾纘。

此外，本帖是寫給「允直知縣七哥」的，根據徐邦達、劉九庵等老先生在授課時講，宋代的「上款人」沒有只寫一個字的，幾乎都是「雙字上款的」，如本帖就是一個例證，上款人是曾纘，其名只有一個「縱」字，故只能寫他的字、或號，而曾纘的字是元矩，又與元祐年號相諱，故稱其號為「允直」。至此，本《人事帖》的疑問得到解決。

紙本《人事帖》為曾紆在北宋末年寫給他七哥曾纘的，其歷史價值在於記錄了那個血雨腥風的時代，二是其藝術價值，是董其昌認定的「蘇不蘇、米不米」的典型作品，三是其文物價值十分重要，為研究宋代歷史的重要材料。

魯瓦雷特首先介紹了盧浮宮和故宮的共同特徵：它們都曾經是皇家宮殿，見證了兩國的燦爛歷史與文明，現今成為兩國的重要標誌，並且都是世界知名的博物館；此外，來盧浮宮參觀的中國遊客逐年增多，已經從2000年的7萬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22萬人次。

隨後，故宮的畫面在晨曦中的宮殿群和清脆的鳥鳴聲中緩緩展開。節目的畫外音向觀眾介紹：「故宮就像另一個盧浮宮，因為那裡作為權力的中心長達600年的時間，」在距離盧浮宮8000公里的宮殿中，中國人書寫了另一段歷史、另一個世界的歷史，這段歷史與我們的歷史截然不同嗎？」在這樣的設問中，故宮的專門緩緩開啓，遊客紛紛踏入這座紅牆黃瓦的古老宮殿。故宮的專家們向觀眾介紹了中國宮殿建築中包含的文化涵義。法國漢學家、故宮文物展覽策展人戴浩石向觀眾介紹了一些即將來法國展出的特色文物，其中包括皇室畫像、瓷器、鐘表、服飾等，並從一幅16世紀初的皇室畫像出發，引出中法兩國之間的「共同歷史」，進而簡要介紹了中法文化不斷交匯、交鋒、交融的歷史。在本單元的最後，節目特別指出，「中法兩國之間的歷史還在繼續書寫，但是這次沒有了國王，也沒有了皇帝。」

再次回到演播廳，盧浮宮雕塑部首席研究員伊莎貝拉·勒魯瓦一熱·勒梅斯特爾回顧了2008年在故宮舉辦的「盧浮宮·拿破侖一世」展覽的盛況，並且介紹了「盧浮宮·拿破侖一世」的交換展——即將在盧浮宮舉辦的故宮文物展覽的相關情況。伊莎貝拉表示，「故宮本次向盧浮宮借出的文物多達150件，其中很多從未走出過中國國門。」去年10月，故宮與盧浮宮在中法兩國領導人的共同見證下簽署了《故宮博物院與盧浮宮博物館2011—2015年合作協議》。今年9月，籌備已久的《重扉輕啓——明清宮廷生活文物展》將在盧浮宮隆重登場。這不僅是兩個世界知名博物館間合作的結晶，也是中法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大事。目前，展覽的籌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3月初，盧浮宮組織《根與翼》欄目攝製組赴故宮拍攝，這期節目中的「從盧浮宮到紫禁城」即是這次拍攝的成果。盧浮宮新聞負責人稱，這次拍攝進行得非常順利，剪輯出來的節目很精彩，使人有赴盧浮宮觀看故宮文物展覽的慾望。

大喜

法國國家電視台為故宮文物展覽預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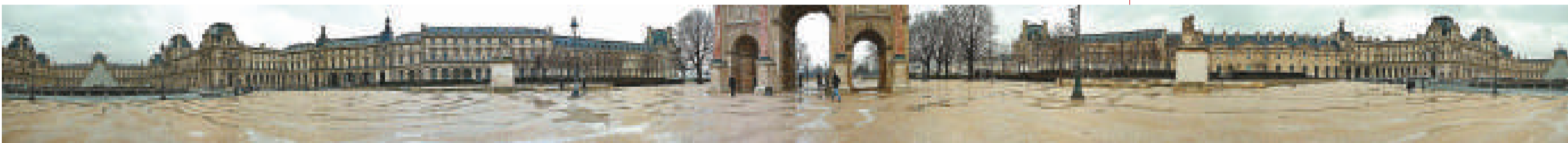
法國國家電視台4月27日，三台的文化遺產專題欄目《根與翼》播出了一期以法國盧浮宮和中國故宮為主題的特別節目，旨在為下半年即將在盧浮宮舉辦的故宮文物展覽預熱。

與以往不同的是，節目的演播廳就臨時搭建在盧浮宮的心臟位置——德農館入口處，節目現場的觀眾透過高高的拱門便可以看見現代盧浮宮的象徵——玻璃金字塔。節目採取現場採訪和前期錄像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盧浮宮博物館館長亨利·魯瓦雷特全程坐鎮，與節目主持人路易·拉福爾日及博物館專家一起回憶歷史歲月、暢談未來發展、品評館藏珍寶、展望故宮展覽。據了解，這期《根與翼》共吸引了290萬電視觀眾，創下了11.3%的高收視率。

這期長達100分鐘的節目共分為4個單元。節目從沐浴着夕陽餘暉的王室宮殿和幾何形玻璃金字塔的美麗畫面中展開：在「盧浮宮歷史」部分，節目通過歷史遺跡、文物和電腦還原手段，向觀眾介紹了盧浮宮從中世紀城堡改造成宮闈禁地，又變身為博物館，再經歷大規模改造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伊斯蘭藝術魅力」部分則介紹了盧浮宮伊斯蘭藝術部的工程進展，展示了精美的伊斯蘭藝術藏品；「杜伊勒里歲月」部分通過電腦還原、歷史圖片展示和現實場景對照，回憶了杜伊勒里宮這一當時歐洲最美麗的宮苑從建立到被毀，再到今天成為巴黎最大的市內公園和裝置藝術陳列場所的演變過程。

隨着節目的不斷深入，夜幕不知不覺地降臨在盧浮宮和杜伊勒里公園上空，而此時8000公里以外的另一座宮殿也在夜幕的籠罩之下。魯瓦雷特和拉福爾日帶領觀眾走進中國北京的中心——故宮，這也是節目的最後一個單元：「從盧

●盧浮宮全景圖



浮宮到紫禁城」。魯瓦雷特首先介紹了盧浮宮和故宮的共同特徵：它們都曾經是皇家宮殿，見證了兩國的燦爛歷史與文明，現今成為兩國的重要標誌，並且都是世界知名的博物館；此外，來盧浮宮參觀的中國遊客逐年增多，已經從2000年的7萬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22萬人次。

隨後，故宮的畫面在晨曦中的宮殿群和清脆的鳥鳴聲中緩緩展開。節目的畫外音向觀眾介紹：「故宮就像另一個盧浮宮，因為那裡作為權力的中心長達600年的時間，」在距離盧浮宮8000公里的宮殿中，中國人書寫了另一段歷史、另一個世界的歷史，這段歷史與我們的歷史截然不同嗎？」在這樣的設問中，故宮的專門緩緩開啓，遊客紛紛踏入這座紅牆黃瓦的古老宮殿。故宮的專家們向觀眾介紹了中國宮殿建築中包含的文化涵義。法國漢學家、故宮文物展覽策展人戴浩石向觀眾介紹了一些即將來法國展出的特色文物，其中包括皇室畫像、瓷器、鐘表、服飾等，並從一幅16世紀初的皇室畫像出發，引出中法兩國之間的「共同歷史」，進而簡要介紹了中法文化不斷交匯、交鋒、交融的歷史。在本單元的最後，節目特別指出，「中法兩國之間的歷史還在繼續書寫，但是這次沒有了國王，也沒有了皇帝。」

再次回到演播廳，盧浮宮雕塑部首席研究員伊莎貝拉·勒魯瓦一熱·勒梅斯特爾回顧了2008年在故宮舉辦的「盧浮宮·拿破侖一世」展覽的盛況，並且介紹了「盧浮宮·拿破侖一世」的交換展——即將在盧浮宮舉辦的故宮文物展覽的相關情況。伊莎貝拉表示，「故宮本次向盧浮宮借出的文物多達150件，其中很多從未走出過中國國門。」去年10月，故宮與盧浮宮在中法兩國領導人的共同見證下簽署了《故宮博物院與盧浮宮博物館2011—2015年合作協議》。今年9月，籌備已久的《重扉輕啓——明清宮廷生活文物展》將在盧浮宮隆重登場。這不僅是兩個世界知名博物館間合作的結晶，也是中法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大事。目前，展覽的籌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3月初，盧浮宮組織《根與翼》欄目攝製組赴故宮拍攝，這期節目中的「從盧浮宮到紫禁城」即是這次拍攝的成果。盧浮宮新聞負責人稱，這次拍攝進行得非常順利，剪輯出來的節目很精彩，使人有赴盧浮宮觀看故宮文物展覽的慾望。

大喜